

# 北師大八十年

丁德先

民國七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創校八十週年，北平師範大學是我國近代成立最早，對國家教育最有影響力的最高學府之一，校友研議，擬擴大集會，以資紀念，囑德先撰文。回憶入學師大，轉瞬已過六十年，我與內子吳惠波女士於民國十一年同年入校，十七年同期畢業，嗣後在青島結婚，在校讀書六年，我們這一屆畢業同學，比以前以後之同學修業時間久長。在校期間，正值國內國外，世事幻變，國家多難之秋，諸多可歌可泣之事實，大有罄竹難述之感。師範教育，以造就師資為主旨，當年投考的學子，多為年歲較大者，德先與內子入校時，年十九歲，在當時較為年輕，畢業後，志願學生致力於教育；有誰料到，竟於中年被迫棄文習武，民國廿六年參加抗戰，抵抗日寇之侵略。抗戰勝利更遭遇共黨擴大叛亂，國破家亡別離鄉園，卅八年播遷來台，不覺已三十三年，衷心翹企「少小離家老大回」，一如抗戰八年勝利後之復員還鄉，思前想後，不無慷慨悲歌之意念，茲就往事憶述一、二，聊備學友及史家之參考。

## 清末設京師大學堂

中國提倡新教育所謂洋學堂，最早為同文館，成立於清同治六年，僅偏重於外國語文之學習。直至光緒廿四年，即著名之戊戌政變年，因連年受外國之侵略，甲午之戰又敗於日本，朝野省悟變法圖強，以興辦學堂為要務，於是在北京成

立「京師大學堂」，特選大學生之優秀者入師範班，以造就優良師資，而振興新教育。不幸西太后受保守派之慫恿，復出執政，囚光緒帝於瀛台，取消新政，關閉「京師大學堂」，中國新教育之萌芽，被摧殘而停頓。滿清政府過於腐敗反動，一年之間，激起義和團庚子之亂，八國聯軍陷北京，西太后挾光緒帝奔西安，大好河山幾被列強瓜分。光緒廿七年訂立極端喪權辱國之辛丑和約，全國民氣激昂，一致呼籲興學圖強，清政府不得不再下詔變法。於光緒廿八年（一九〇二年）冬十二月十七日，恢復京師大學堂，特設立師範館，認知先造就人才，方能振興教育，師範館是為北京高等師範之前身，亦即北平師範大學之所由來，故以一九〇二年十二月十七日為北師大創校成立紀念日。光緒廿八、廿九年間頒布學堂章程，確立師範學制。光緒三十年成立優級師範科，光緒三十四年夏，設立「京師優級師範學堂」，與「京師大學堂」分開獨立辦理。是為中國高等師範教育，最初興辦之概要，至中華民國成立後，即改為北京高等師範學校。

## 北京高師始收女生

辛亥革命，民國成立，特別重視教育，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將優級師範學堂，改為高等師範學校，劃全國為六個高等師範學區，以北京為首區，最先成立「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學校」。教育部所頒高等師範規程，分設預科，本科，研

究科，專修科等，預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一至二年，專修科二至三年；本科分國文、英語、史地、數理、理化、博物等六部。第一任校長為陳寶泉筱莊先生，為人誠懇負責，除接收前優級師範學堂外，更力加擴充，自民國元年至民國九年隨時增廣，教學訓導積極加強，成為全國有名之高等學府，即所謂「北高師」是也。民國九年冬，陳校長調教育部簡任司長，校長一職由鄧萃英芝園先生繼任。民國十年鄧校長奉派赴美國參與華盛頓會議，不久即辭職，教育部派李建勛相宸先生繼任校長。鄧萃英校長任期較短，但對於北師大師範教育有相當貢獻，十年夏增設理化、數理、博物三部研究科各一班，兼收女生，為北師大招收女生之始，對女子教育之提倡，大有影響。並以經常費積餘三萬六千餘銀元，建築新式圖書館大樓一棟，德先入學後適值圖書館正式開放，對我同學自習研究助力極大。鄧萃英先生隨政府來台後，仍熱心教育，力倡延長國民義務教育之必要，民國四十四年教育界知名人士，吳俊升、孫允曾、沈亦珍、田培林、林本、郝更生、許恪士、劉季洪、胡軌、王鳳喈等十七人集體創作「中華民國教育誌」兩冊，題為「鄧芝園先生七秩榮慶祝賀論文集」，足證鄧校長對教育事業之貢獻及其之影響力之大，令人不勝敬佩。德先等入學後，陳、鄧兩前校長，尚在校內兼課，拜聆教誨，印象甚深，今日思之猶潑灑腦中不能或忘。因高等師範學校負推展全國教育之重責，加以尊師重道為我國數千年來之傳統，政府民間對師

道尊嚴莫不重視。投考高師之學子，較其他學校為多，為普及教育計，招考新生，一半名額，由各省市代辦，其餘一半由學校直接考試，因報考人數眾多，選拔自然嚴格，入校學生自知將為人師，更自勤勵學，以準備教訓他人，因之學生素質相對提高。每年畢業生尚未離校，已被各省市所競聘，學校當局常感窮於應付，故有人稱之為「金飯盤」，亦足證明當年全國上下重視師範教育之風氣，使人不無興奮之感。

### 北京師大成立前後

自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起，依照新學制「北高師」變為「北師大」。德先與內子及同屆畢業同學，為第一期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學生，亦為最後一屆之官費生。民國十一年投考新生比往年更多，平均十七人錄取一人，可見師範教育，被國人重視之甚。內有女生十二人，比民國十年開始時，僅錄取四人，增加三倍，足以證明女子教育，更被重視。民國成立以來，中經民五「洪憲帝制」之變，民六「復辟」之役，日本提出廿一條之後，疊次侵擾，北洋軍閥戰禍連年，內憂外患交相並迫。民國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在巴黎和會中，日法等列強，仍以強權侵略為先，對我國給予不公平待遇，激起全國反對，人心沸騰，爆發五四運動，促進革新潮流，國父孫中山先生更加強弘揚三民主義，發表孫文學說及建國方略，以振奮人心。因此民國十年前後，全國有教育會議之呼籲，北師大師生素以「教育救國」為職志，在李校長湘宸倡議之下，要求改制為大學，以提高並促進全民教育之發展。民國十一年春學校修訂組織大綱改為大學制，成立籌備委員會，不久李校長湘宸，奉派赴歐美考察師範教育而離校，遂由委員會決議，聘請范源廉靜生先生為第一任師範大學校長。范校長靜生為一

知名之教育家，在教育部長任內，貢獻良多，與雲南起義之蔡松坡同為梁任公啓超之高足，不但有學識且操守高潔，素為國人所景仰。當時正在國外研究教育，隨後到京就職視事，多方籌款大加整頓，學校煥然一新，全校師生受范校長人格之感召，無不振奮，茲舉兩例以見一般。一為范校長所作之校歌，內有「開來繼往，師道貫其中，師道師道誰與立，責無旁貸在藐躬」，「宏我教化，昌我民治，共矢此願務成功」。學校同學不但在校天天歌唱，離校後多年尚能朗朗成誦。二為范校長之親筆墨寶，在同學錄親題「以身作則」四字，並加以說明「師範大學畢業諸君，以教育為職志，特本言教不如身教之旨，為書四字於同學錄，期共勉之」。范源廉。在六十年後之今日，仍為適時之名言嘉行，正可振聳發聵以醒世人。以言民主憲政，范源廉校長為先覺鬥士，以言教育，范校長以身作則，不似佞人之言不顧行，行不顧言。不幸范校長在職僅兩年，正值奉直兩大軍閥吳佩孚、張作霖一再混戰，曹錕賄選，奉張（作霖）入關，國事日非，學校經費積欠經年，范源廉於憤恨之餘，毅然辭職求去，更不幸病發兩年後逝世，哲人其萎，不僅為師大及師範教育之不幸，亦國家之大不幸。

### 北伐前後改革學制

民國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孫中山先生在南京逝世，德先於民國十三年加入中國國民黨，內人吳惠波於十四年入黨，參加 國父喪禮，倍感哀痛。北京民眾到社裡壇，瞻仰遺容，吊祭人數，在十萬人以上，各方輓聯輓幛不下數萬幅，台灣黨部之輓詞，至今猶能記憶，大書「三百萬台灣人皆下淚」，不知台灣當時參加之台籍老同志，今日健在者尚有幾人，猶能記憶其實況否？十四年師大校長由張貽惠少涵先生繼任，直至民

國十七年我們畢業離校時，張貽惠校長仍在職。我們在校修業六年期間，兵禍連綿，外患頻仍，上海五卅慘案發生未久，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在北京發生三一八慘案，德先等親身參加，目睹慘狀，悲痛萬分，雖幸免於難，而同年同學范士榮烈士，當場被槍殺死亡，令人髮指。三一八慘案，起因於日本軍艦砲轟大沽口，並提最後通牒，實行無理侵略。但北京政府親日，互相勾通，各大學學生三千餘人聯合請願，純為愛國行動，竟遭段祺瑞執政之衛隊亂槍射殺，死亡十餘人，受傷者百餘人，以堂堂政府衛隊，對空手無辜人民及青年學子，竟開槍亂射，真是古今中外所罕見，足證北洋軍閥之無法無天。加以外患日甚，民不聊生，國將不國，惟有革命救亡之一途，先總統蔣公即於十五年七月誓師北伐，可謂順天應人適其時矣。

北師大在民國十五年，亦為相當重要之一年，因自民國成立以後，所有國家制度全部更新，學校學制亦重新改訂，關於高級師範教育，除北師大在北京首先成立外，全國共先後設立六所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十餘年間，造就高級師資良多，對全民教育之推廣貢獻極大。惟民國十年前後各地高等師範，紛紛併入當地大學，如南京高師併入東南大學，即以後之中大，武漢高師併入武漢大學等，北師大則於民國十一年升格，成為全國唯一之師範大學，當時正名為國立北京師範大學。

### 軍閥暴行坐牢姻緣

自民國十一年至十五年期間，北京師大內部情形亦頗不簡單，因當時舊制中學為四年，大學有二年預科，民國十一年以前高等師範時期，學校本科分國文、英文、史地、數理、理化、博物等六部，修業期限為四年；此外尚有藝術、體育

等專修科，並增設研究科，修業期限二至三年，以資深造。至民國十五年，高師時期之同學已全部畢業，民國十一年新招之大學同學，願意比照以上之年限而畢業者亦可照辦，故民國十五年以後，我校外部已完全依照大學制辦理。民十六國民黨清黨，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張作霖在北京組織軍政府，自任大元帥，倒行逆施，對學校教育亦橫加干涉，不但短發經費，且將北京國立八校合併為京師大學，反動無知自非一端，所幸時間極短，民十七年國民政府二期北伐，張作霖逃返東北，在北寧鐵路被日本炸死，各學校即紛紛起而自救，光復舊觀。嗣後因南京改為首都，北京改為北平，我校外即改稱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自國府開始北伐後，國民黨在北方之工作，自更為積極，民十七年二次北伐，北洋軍閥之反黨暴行，更隨時加強。我校外有數人被捕，同年級劉世澤同學，已判決死刑，因執法者兩次有異感不能下手，一再羈押，旋北平收復而死裡逃生。來台任台中師專教授，數年前逝世。德先亦被列入黑名單，張作霖下令通緝，不得不潛離北京回山東工作。當時日本帝國主義，一再出兵山東阻撓國軍北進，德先正在濟南遭遇五三慘案，一度被捕，以日軍不知德先身份而隨多數民衆被釋放，目睹日寇之惡行，燒殺殘暴，印像深刻，無以復加，切齒痛恨，誓不兩立。不久受命視導魯東黨務，沿膠濟鐵路各地，全在日寇與匪軍之手。在膠縣黨部開會，被日軍圍捕，幸越牆逃脫，在昌樂縣被冀子成匪軍綁赴東門，幾遭不測。事後始知正是省黨部兩重要同志，劉大姐巨全（後任監委數年前逝於台北）與葛軍同志（省黨部委員）結婚之日。兩人在北京因黨獄一同坐牢而結緣，所謂「葛之軍兮，劉之巨全兮，你們結婚兮，我們眼饞兮（為魯人隋即吾所作）」，雖係巧合，但歷久不忘，本人對日寇之殘暴蠻橫，無時不耿耿於懷。以後七七事變，在敵後方參加抗戰，或以

文人從軍，稱為「秀才將軍」，私心不無反省。因當時游擊司令多為草莽英雄，德先為國立北師大出身，或以此鼓勵之，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之諷刺意味，必更為濃厚。抗戰第一週年時，曾以四個日兵人頭（適於前二日作戰所擊斃者）掛在小沽河畔樹林四周，舉行紀念大會，有人認為不無過分，因懷念岳武穆滿江紅「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如非身受殘害者，似難體會其心靈之悲痛。最近日本政府，且正式竄改侵略歷史，可見日本之侵略成性。來台人士應互述親身遭遇，作歷史見證，以抗議日本之忘恩負義！

### 遷校復員以迄淪陷

德先與同年入學畢業之同學，在師大讀書的時間最長，自民國十一至十七共為六年，在校時間較久，又值國家多難之秋，老師同學，在事故人，永難忘懷。憶當年師大名教授：陳寶泉、鄧萃英、范源廉、查良劍、袁敦禮、戴運軌、朱君毅、李蒸、陸志韋、沈兼士、錢玄同、蕭一山、楊立奎、劉拓、郝更生、梁啓超、翁文灝、王星拱、黃郛、陳衡哲、李璜、沈尹默、劉復、黃節、陳大齊、馬敘倫、趙迺傳等在北伐成功後大多數仍致力培育人才的教育工作，對剿共、抗戰中與大業多所貢獻。

德先畢業三年後，民廿年北平女師大即以以前女子高等師範學校與我校外合併，在校史上為一重要佳話。當年我國男女分校，女校絕對不收男生，男校雖無「男子」字樣，亦不可有女生混入。男女兩師大合校合併後，有時女生更多於男生，男生且如鼠，女生反似貓，在重男輕女社會中，確為一種斬新氣象，不似今日正式女子學校內，而有若干男生一視同仁之可比，今昔觀感之不同，可見一般。民十九、廿年期間，校長為李煜瀛石

曾先生及徐炳昶先生，中間由李蒸先生代理，民廿一年後由李校長蒸繼任。廿六年七七抗戰後，我校外與北平大學，北洋大學等合為西北聯大，以後改為西北師範學院，初在陝西城固後遷蘭州，仍由李蒸院長主持，最後由易先生任院長。抗戰時期一切堅苦，為人所共知，學校自不例外，但精神振奮，堅信「抗戰必勝建國必成」。卅四年抗戰勝利積極復員，卅五年師大先在北平成立師範學院，院長為袁敦禮先生。嗣後以教育界之呼籲，及校友之力爭，卅七年仍恢復為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德先與內子吳惠波於民國卅七年三月，在南京參加第一屆國民大會第一次會議時，師大校友出席開會代表，約計壹百餘人，曾為復校向行政院請願，院長翁文灝對師範教育尙知重視，當面答允恢復原制，因之國立北平師範大學得在北平恢復舊觀。不幸共黨擴大叛亂，南京不久失守，卅八年大陸淪陷，全國學校教育，均成為毛共推行愚民政策之工具。據聞現北平偽師範大學，正在國外發佈新聞廣告，爭取校友為慶祝八十週年大慶而擴大舉行集會，爭取校友友參加集會，可見共黨隨時隨地無孔不入，無所不為，企圖推銷牠的統戰陰謀。暴政必亡，仁者無敵於天下，誓願共同犧牲奮鬥，推翻共產暴政，真實貫徹聖哲語言，「王師北定中原日」，建設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義共和國。

### 六十年前大學生生活

民國十一年至十七年六年之間的北師大男女同學生活情況，有郭耀宗同學寫的「六年來男同學生活之回顧」及唐書城同學（名卓羣，來台曾任台北女師專教授現已退休）的「女同學生活的片斷」載在同學錄中，茲特抄錄於後以見六十年前大學男女生讀書生活及大學生國學修養與寫作能力之一般。

郭耀宗：「男同學生活的回顧」

(一)終於到了今天了；  
同學們似乎都心照不宣的說：別了！別了！  
我的好友們！……  
每個人差不多都接到這樣的信：「暑假行止，已否準備？……」

我們竟然走到了這個人生旅途的關鍵上，回顧既往，遙企將來，不由得萬緒紛湧，百感交集。六年來的我們所共同經營，共同享受的生活，一幕一幕的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重演着。

(二)一九二二年的暑假，我們不遠千里而開始這個人生疏的生活。我們一入校門，便已經了解我們的地位：在我們以前是高師，在我們以後是師大。師大之成立，本是幾年來校長和教授先生們奔走呼號慘淡經營的結果，而我們恰是大學第一班，這是很值得紀念的。我們一進校門，便負了承前啓後的使命，做了高師改大的嘗試。享受了高師最末次的優待——供給膳宿，又起首試行選課制，這都是我們用以自豪的。我們癡心的想肩起「學風改大」的重任來，平居固然依舊是「艱苦卓絕」，遇事固然依舊是「任勞任怨」；精神却竭力作不羈的開拓，思想也互以「不落伍」「不腐化」相勉勵。或者內生活的波瀾起伏，個性的文雅豪放，未必完全一致；我敢說大部分都肯拿出固有的「誠」「愛」，來做學業的切磋，感情的安慰，德性的薰陶。這在我們當然很可以自信的。

(三)我們學校自高師以來，即有一種特別的校風，就是：同學間感情融洽，精神團結。所以我們在初入校時，雖然來自各地，素不相識，但不久就彼此談天了，交際了，最後並且互相了解，共同做起種種的娛樂和遊戲來。

我們籃球和網球的運動，並不是希望預備做選手，也不打算練習打或投的準確，我們所希望的只是團體遊戲的娛樂，使彼此的感情，因目眩

神眩而直接流布，直接攜手，至於足球，毬球，跳舞，尤其是歌舞劇之類，也都很足以使我們興奮，縱然做一個旁觀者，也會高興得手舞足蹈起來。

我們的遊藝室，也是我們的良友。圍棋，象棋，跳棋，軍棋，一組一組的爭奇鬥勝，甚至於一個「倒包」「打劫」「馬後砲」也足以使我們汗流浹背的精神憤張起來，也許三家村的老學究，捋鬚搖頭喟然的批評「弄小道也」，然而在我们的眼光看來，却是我們真情流露的好機會。

我們也有時走入電影場或戲園去領略社會的娛樂；也有時聚餐或野餐，開開脾胃，最有趣的便是每年除夕的新年聚樂會，師生互相表演自己得意的藝術，自娛娛人，化裝出來，看他平常所沒有的面孔，態度；聽他迥異從前的音調語氣，滑稽處使人絕倒，沉痛處，全場淚下，歡樂之極，幾使我們的心一個個都因之而燃燒。這種情況，直至現今，還是深深的印在腦中。

(四)我們在校的這幾年，正是國家多難的時代，最使我們痛心的五卅慘案三一八慘案以及最近的濟南慘案各問題，都是中華民族永久的恥辱，我們的學生會，的確為我們生色不少，替我們表示出愛國高潮，決不後人，把我們奮鬥犧牲的態度，表露於世界，我們還記得五卅慘案發生時，我們為上海被慘殺的同胞募捐演劇籌款，可敬的女同學，也不惜犧牲色相，努力參加；三一八慘案，還犧牲了我們一位最親愛的同學范君士榮。這都是我們過去的戰績和悲哀。

我們的自治精神，向來是社會上所稱許的，在極紊亂的情形之下，我們能保持嚴整的態度，在風雨飄搖之中，我們能堅守鎮靜的精神，我們當然記得：范校長未就職以前和去職以後，學校是兩年多沒有校長，我們的功課停頓過一天嗎？我們這種沈毅樸實的學風，保持發揚，不能不歸功於師生的團結和以前的學生自治會。

教育是我们的天職，辦學校是我们的義務，我們認清了這種責任，就課外的餘裕，創辦了幾個學校，歷史最久，組織最完善，至今還受這社會的稱譽的，便是平民學校，又為一般青年補習功課起見，創設了文科補習學校，樂羣（即後之羣化）預備學校，數理化補習學校，英文補習學校，此外還有利用假期，給青年學子許多補習的機會；例如暑期班，暑期學校，夏令補習學校，這都是歷年以來我們熱心教育的實證，這種婆心，固然早受了輿論的頌揚，而我們却自認爲這是我們自己的園地。

至於在學問上的貢獻，我們也是當仁不讓的，個人的著作不必說，單就定期刊物說，也不下十餘種，我們為維持這種發表心得的刊物計，組織了各種研究會和學會，除去那因經濟壓迫，或其他原因，維持不久便停頓了的計外，現在把幾種重要的列舉如下：

刊物	性質
國文學會叢刊	國學和文藝
教育叢刊	研究教學原理及方法
平民教育	平民教育之重要及實施之方法
心理	學理及測驗
數理雜誌	研究學理及其教授法
理化雜誌	研究學理及其教授法
博物雜誌	研究學理及其教授法
史地	
科學週報	廣播科學常識

就此便足窺見我們的如火如荼的學問慾之一斑了。

(五)我應當補說幾句的，是我們關於男女同學的經驗，我校自一九二一年開放，女同學考入了四位，和我們同時入校的約二十位，其後人數日漸增多，這是我們學校空氣的大變化，也就是我們學校生活的點綴，不過起初在教室裏共同受課時，彼此間似乎感覺到一種踟躇和隔膜；雖

然踟促的情況，不久即漸漸消去，然而她們和我們中間的隔膜，彷彿還有些存留，後來更不知道學校當局為什麼緣故，忽而把牆加高了，座的距離加遠了，睹面若不相識了，學業不能觀摩，事業不能互相，感情不能互慰，多少總失去些兒男女同學的真意義，回想起來，未免微微感到一些失望。

但是這只好怨我們自己罷了。假使我們能拿出最忠誠最醇厚的態度來，使她們不禁想到家庭的兄弟手足，那末我們和她們當然可以像兄弟姊妹般的互相安慰切磋，比較起這種嚴肅冷淡的空氣來，自然就另是一番氣象了。

(六)我們這佔全生命差不多百分之十的生活，眼下就要結束了，我們將要舍去導師，離開伴侶，單獨去和不可測的社會奮鬥了，無帆的船，斷索的風箏，差不多就是我們前途的象徵了。我們當然各各人的興趣，志願和計畫，分途去努力，工作雖然不同，精神却要聯結，互相安慰，互相勉勵，互相鼓舞，互相鞭策，縱然是天涯海角，而心神應照如初。

現在別意繁人，凡我同學當然都感到聚少離多的悲懷，剩下來這幾天的寶貴光陰，讓我們去努力去追憶這學校生活的片斷，一幕一幕的重演，一幕一幕的背誦，然後我們——全體的兄弟姊妹們，融融洩洩地攜手走出校門以外去。一九二八、五九國恥紀念日

唐書城：「女同學生活的斷片」

數月來，我時常感到有一條荆棘叢生的道路，據說那是到社會去的，從我們學校的門口蛇一般地蜿蜒到無限的遠處。我現在站在學校的門口望着社會，恍若獨立於孤島上眺望海洋中的波濤。

懷着這樣心情的，恐怕不止我一人罷，連着快要走出這學校之門的同學們，也許都有同感的。

不過我現在所要說的，倒不是將來，而是偏於過去的。因為行將別離的時候，反而喜歡迴旋於曾經逝去的影子中。彷彿覺著過去的一秒一秒的光陰，都是黃金時代，都有留戀的價值，所以我常這樣想：『黃金時代，乃是葬在過去的夢裡，望着將來去尋覓，那一定會使你失望的。』我現在就是本着這樣的心情，來說一說六年來我們女同學的生活斷片。

我們是一九二二年進這學校的門的，我們是從各處不同的地方來的。來時，共同的目標，當然，是來尋覓前途的夢；但不久便又成爲小約翰所尋覓不到的那兒畫了。

最初我們都住在校外，是學校替我們安排的簡陋的宿舍。那時，除了上課之外，我們不多到學校來的，連校內的一切課外活動，也不大參加。說到宿舍的內部情形，簡直是一個大家庭。洗衣，辦飯，都有親自去經營的。至於主要的目的，當然是讀書；有時也就是談話、笑；有時也就是講究穿衣服。最忙碌的，要算早晨：有時那上課的鐘聲響了，頭髮還是披在肩上，真逼人！最複雜的，要算晚上自修的時候：你弄你的a加b，她讀她的abc，還有埋頭於其他各種科學的，也有低吟着『洞庭波兮木葉下』之類的。這在詩人的感官裡，也許要說是一場音樂的雜奏吧。其實這在我們的回憶裡，雖覺著可愛，而在當時却感到異常的煩惱。也許站在教育觀點上的教育家，也要說這樣雜亂的情形，有妨礙於女生們的自修吧。因此，以上所說的那些生活的影子，也就隨着時光的浪頭不斷地在改變着。但我不敢說後來的改變，全是基於教育的觀點，而不是站在經濟的立場上哩。

是一九二四年吧，學校當局不知爲了甚麼，竟在校內爲我們劃定了一個小小的範圍，周圍築了一堵堅固的高牆，這就是我們的寄宿舍。這實在比我在小學期考時，教員在課本上所指定試

題的範圍還要小。於是，我們也就搬到校內來了，而且還很高興地搬進來，因爲這也沒有甚麼不好的。據說當時有的男同學還把我們這種遷移叫作「遷都」同時把我們的宿舍便叫作紫禁城，大概是因爲牆壁很高和宿舍的門欄上掛着的「男生止步」的木片的反響。其實照我個人的意思，與其把它叫作紫禁城，不如把它比作歐洲的局外中立國還要妥安。這不但可表示這宿舍的外貌，還可以表示它的性格。

可是這一次的「遷都」，竟引起了許多新的變化，美麗的變化。從此圖書館，接待室，以及各種球場之類，都漸次增加了我們的殖民地。我記得有好幾次，我們止有兩人到圖書館去，便可以佔據一張長桌子，即使有一人在守望著，他也一定搔搔頭髮，拿拿帽子，裝着找書的模樣遷往他處去了。這樣的情形，在接待室裏，更是很顯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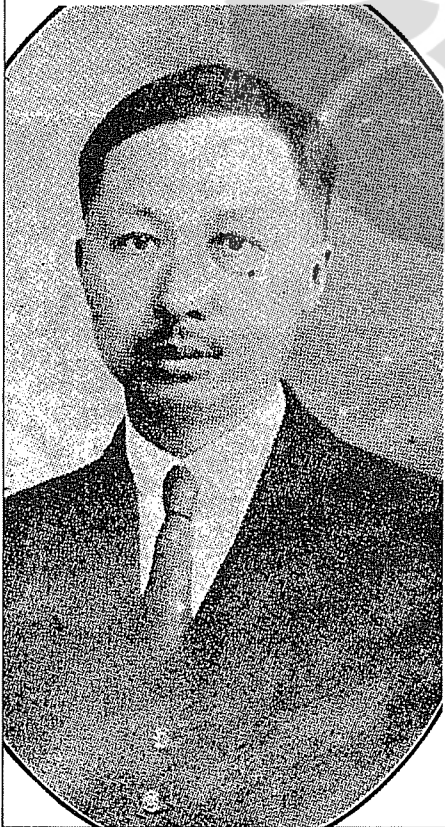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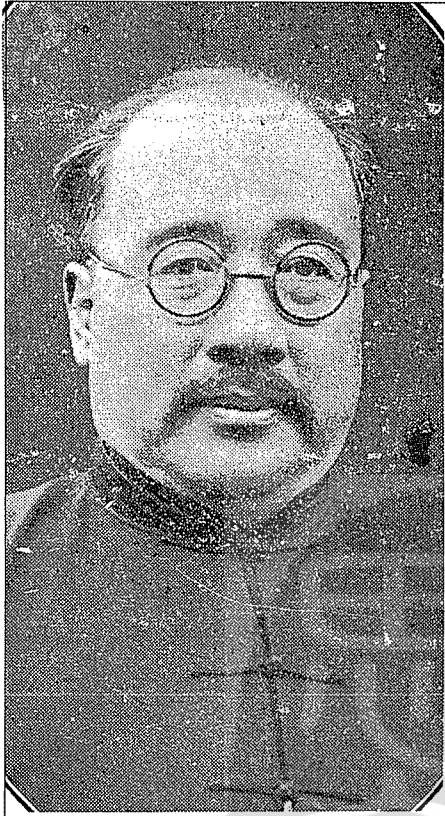
同時關於學校的各種學會，團體，也漸次增添了我們的中堅份子，而且每次改選的結果，管理財政的職務，多半是屬於我們的。這可見我們的經濟信用了。姊妹們，我希望我們要永遠繼續着這種優良的信用到社會去奮鬥，我們更要深深的認識中國近代社會的不寧，經濟的侵奪，就是它的總原因。

同學們！一九二八年的五月是我們行將離散的時候，行將從曾經走進來的路上而又走出去的時候來了。到社會去的出路，就陳列在我們的眼前，各自去選擇吧。我現在感覺一種說不出的苦味。

訂閱「時代文摘」，「中外雜誌」請撥電話七〇七二四八〇。

丁德先「北師大八十年」插圖

五十年前北師大幾位老校長：（上右）張貽惠。（上左）陳寶泉（下右）北京高師校長鄧萃英。（下左）師大校長范源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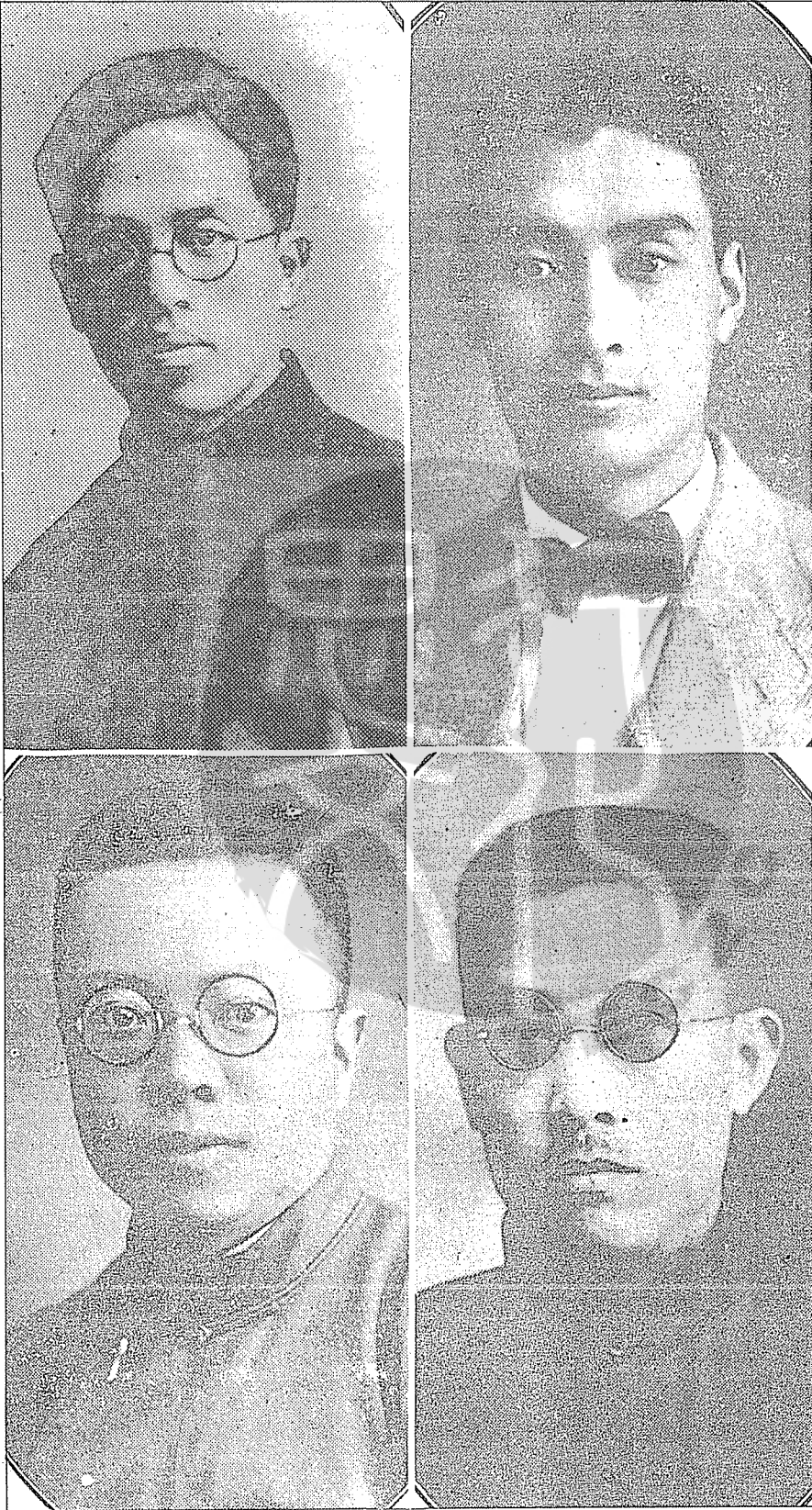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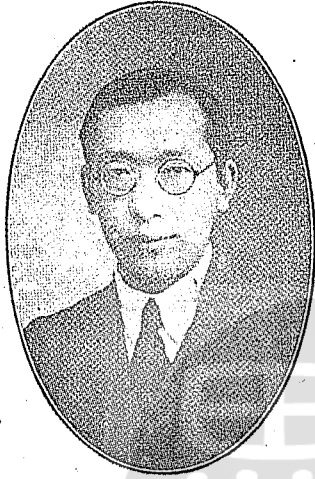
（上圖）北師大校門（請參閱丁德先文）（下圖左）「北師大瑣憶」作者黃英烈教授與夫人合影。（下圖右）「北師大八十年」作者丁德先與夫人吳惠波合影。

五十年前北師大名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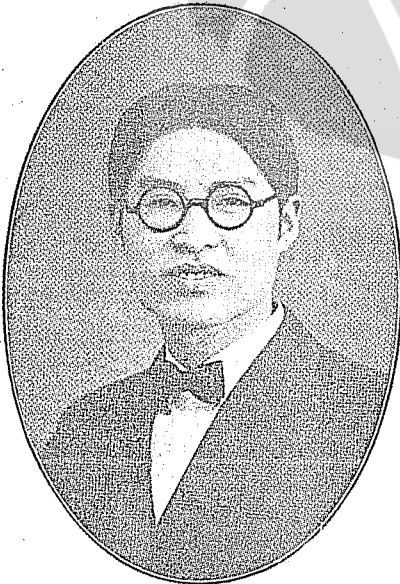
（上左）物理系戴運軌（上右）體育系袁敦禮。（下右）國文系沈兼士（下左）國文系錢玄同。







(上右) 教育系趙廸傳 (下左) 國文系馬叙倫。  
(上左) 教育系陳大齊 (下右) 國文系黃節。



(上左) 史地系蕭一山 (上右) 物理系楊立奎。  
(下左) 化學系劉拓 (下右) 生物系翁文灝。